

酈道元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李 凭

酈道元，字善长，他既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

酈道元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六世祖曾任前燕乐浪太守，他的曾祖酈绍任后燕濮阳太守、北魏兖州监军，他的祖父酈嵩任北魏天水太守。酈道元的父亲酈范历仕四朝，在北魏太武帝时期被荐为东宫给事，在文成帝时期任治礼郎，在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期两度出任青州刺史。酈范生有五子，酈道元为其长子^①。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既为酈道元在政治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又为他研究学问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和经济条件。

酈家的祖先原居于幽州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南）先贤乡^②，后来酈道元的六世祖带领全家迁到距此不远的巨马河一条支流的南岸。这里土地平坦，渠道纵横，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风景胜地，还是人才辈出、古迹颇多的地方。荆轲是在易水之畔引亢高歌后出发去勇刺秦王的；附近有名楼桑里的地方，是三国时期蜀国开国之君刘备故里。由于酈道元的祖先世代为官，因而家业也很快发展起来了，到酈范一代时方圆几十里的良田大多成了酈家庄园，不仅酈家居住的村邑被命名为酈亭^③，而且流经酈亭的那条巨马河支流也被命名为酈亭沟。

酈道元对他的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④。故乡优美秀丽的景色陶冶了他的性情，培养了他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刘备、荆

柯等英雄豪杰的形象深深铭刻在酈道元的心灵上，孕育了他刚强坚毅的性格。这些都为他后来能够在学术上执着地追求真理，在政治上清正不阿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酈道元生于466年（北魏天安元年）^⑤，少年时期曾随从父亲在青州任上度过了一段时间。父亲酈范去世后^⑥，青年酈道元以长子的资格承袭了父亲永宁侯爵位，并出任尚书主客郎。尚书主客郎是负责接待外宾的官职，这一职务使酈道元大大开阔了眼界。在接待外宾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了解到了许多异国的风貌、人情和政治、经济及地理情况。例如，在后来酈道元写的《水经注》中有关于高丽国都位置的准确记载，酈道元有关高丽国都方面的知识应该与他从事过外交工作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在古代，由于交通工具落后，语言不通，人们很难确定某一地点的方位及到达某一地点的距离。在北魏人的印象中，只知高丽在东方遥远的地方，至于国都在什么地方就更加模糊了。酈道元后来在《水经注》中明确地指出，高丽国都就是战国时的王险域，它在涇水之北，汉武帝所置东浪郡城以东。从而，准确地考定了它的位置。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一项地理学上重大的科研成果。^⑦

不久，酈道元改任尚书祠部郎^⑧。祠部郎的职责是参与国家的祭祀大典和宗教活动，酈道元在任职期间因工作之便曾对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及其周围地区作过细致的考察，其中的重点是方山和所谓的“火山”。

方山，现名梁山，位于今大同市北25公里的镇川堡乡西寺村附近。这里是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相中的风水宝地，她死后即葬在方山。文明太后的寿陵名永固陵，位于如今梁山南侧的祁皇墓火车站和孤山火车站之间的铁路线东侧。陵南建有石室一间，亦取名永固，是寿陵的清庙，庙内立有为文明太后歌功颂德的碑。

酈道元对方山的考察极精，后来在《水经注》中对于永固石

室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也最为细腻。酈道元在该书卷十三《瀑水》下写道：永固石室的四周围着石砌的栏杆。它的台阶、门槛、门、柱、梁、壁、屋椽、盖瓦也都是用雕有花纹的白石砌成的。在檐前有四根柱子，所用石料是有名的洛阳八风谷的黑石，石面上雕镂隐起，嵌着金银云矩，如同锦绣一般。石室的内外、四侧都立着青石屏风，屏风上面刻着忠臣孝子的容貌，题着顺吏良民的姓名。石室左右栽着长青的松柏，其外林涛似海，扑朔迷离，连飞鸟也难辨归途。在石室的正面竖有两座石阙，由石阙而下，顺着山势修了一条石路，供皇家祭祀往来。从石阙下望，一潭清水皎若明镜，那就是当时有名的灵泉池。……

酈道元的描绘细腻、准确。1976年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大同市博物馆在方山进行了考察和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收获。^⑨他们不仅发现永固陵、永固石室的位置与《水经注》的记载完全吻合，而且发现了一批刻工精湛的纹石断片和由整块石料凿成的墓室石券门框、门拱。在门拱的两端对称地浮雕着一对童子。童子手捧莲蕾，面形浑圆，笑容可掬。在门框上，两边对称地浮雕着一对孔雀，刀法遒健简朴，形象生动活泼。这些都印证了酈道元考察的可靠性。

酈道元在考察活动中不仅注意到建筑物的形制，而且努力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例如，他对武周山中所谓的“火山”的观察与分析就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在武周山中有一座“火山”，山势不高，顶如平台，上有洞穴，火从其中喷出，名为“火井”，山也因而得名“火山”。白天，山呈红紫色；夜晚，蓝绿色的火苗在山间跳跃，远远望去如荧火一般，因此当地人又叫它荧台。在武周山一带流传着许多有关火神菩萨的传说，极为恐怖，所以很少有人敢上“火山”，在火神爷头上“动土”。然而酈道元不信邪，造访了火神爷。他不仅仔细地考察了“火井”，而且还考察了“火井”邻近的两个洞穴，并在洞穴附近捡到了一些黑色的

“石头”。这两个洞穴中，有一个蒸腾着热气，另一个不时地有冷气吹出，酈道元给前者取名“汤井”，给后者取名“风穴”。后来，酈道元将这些考察都详细地记进了《水经注》卷十三《瀑水》中。

酈道元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科学资料。现代，有人曾据此论证大同附近是活火山活动的地带。但是，更多的地质学家却认为，酈道元有关“火井”的描述实际上是煤层的自燃现象，“汤井”是地下水流被自燃煤层加热后形成的，“风穴”则是煤层自燃尽后形成的洞穴。又认为，酈道元当年考察的地点正是如今有名的大同煤矿一带，他捡到的黑色石块应该是煤炭被发现的早期记录。应该说，酈道元的考察成果距离科学真理已经近在咫尺了，只是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才未能将这煤层自燃的现象揭晓。

对平城周围的考察，充实了酈道元在地理学方面的实践知识，也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终于，这样的机会来到了。494年（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为了防止动乱，巩固政权，孝文帝在迁都前后巡视了长城南北和黄河中游。酈道元随驾出巡，大开了眼界。所到之处，他不仅注意摘取大自然的奇观异景，而且更多地注意到地理的现象和自然的变化。他仔细地观察每一座山的来龙去脉，每一条河的渊源流程，每一个地区的气候、土壤和物产，每一座城市的营建，并悉心地做下了百万言的笔记，为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著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酈道元办事谨慎，廉洁奉公，因而受到御史中尉李彪的赏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大量地任用汉族文士，酈道元被李彪引荐为治书侍御史。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尉的属官，主管北魏中央的档案和图书秘籍，这一职务为酈道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为他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酈道元一生著述很多，流行于当世的有《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但传至今日的却只有《水经注》一书了。

酈道元从小就热爱祖国，醉心于自然，青年时即从事地理考察，壮年以后就决心撰写一本地理学专著。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地理著作已经不少了。在众多的地理著作之中，酈道元最欣赏的是《水经》的体例。

《水经》成书于三国时期，是魏国人所作，它是一部朴实无华的水利书，分为三卷，记载了一百三十七条河流，却仅仅一万来字。《水经》虽然粗缀津绪，又阙旁通，在写作方面却有四大优点。第一，《水经》为当时唯一的以河流为主要记载对象的专著，而河流最关国计民生。第二，河流与山脉相比，界限比较分明。第三，水文较地质变化明显，反映古今地理变迁的状况比较清楚。第四，《水经》以水流为纲，专述全国主要河流的原委经过，并以行进的方式记述流域内的郡、县，条理十分清晰。因而，虽然《水经》过于疏略，却可以成为新著的毛坯。

经过长期的思考，酈道元的构思逐渐地形成。他决定用注释《水经》的形式，以主要河流为纲，支流为目，写一本系统全面、脉络分明、内容丰富的新的地理专著，书名就叫《水经注》。

但是，写书的计划尚未实施，酈道元就被免职了。当初推荐酈道元的李彪得罪了孝文帝最宠信的大臣李冲，于是李冲罗织了李彪的种种所谓“罪状”，派人向孝文帝奏劾，孝文帝接到奏章后不久就免除了李彪的官职。酈道元的免职便与此有关。

酈道元重新被起用是景明年间(500—504)的事，孝文帝已经去世了，他被任命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三年以后，酈道元调任新建立的鲁阳郡的代理太守。鲁阳位于今河南省鲁山县，当时是少数民族山蛮聚居的地方。山蛮族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为此酈道元向朝廷建议，在鲁阳创办学校，得到了支持。酈道元的这一举动

对于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而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在他任职期间，境内秩序安定，受到了朝廷的表彰。延昌年间（512—516）酈道元因政绩卓著而被提升为东荆州刺史。东荆州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的西北地区。

北魏政治自孝文帝后期开始走向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官吏贪污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宣武帝即位后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已无法挽回颓势。到酈道元任职东荆州的时期，地方上吏治已经大坏，地主豪强任意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他们对农民巧取豪夺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酈道元并未与贪官污吏同流，他执法如山，严厉地打击地主豪强的种种不法行为。为此，东荆州的地主豪强对酈道元又恨又怕，诬称他为酷吏，阴谋把他赶走。他们煽动蛮人中的上层分子反对酈道元，唆使他们到洛阳去告酈道元的御状。由于皇帝昏庸，朝臣不明真相，酈道元又一次被罢免了官职。这时候他已步入老年了。

然而，酈道元并没有因再次免职而意志消沉，他把精力投入到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将多年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开始了《水经注》的写作。^⑩

免官闲居使他摆脱了一切人事纠纷，他全身心地投入撰稿之中。寒暑易节，时间熬白了酈道元的头发，一晃十来年过去了，酈道元完成了他的写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作为免官的代价，一部流芳千古的巨著——《水经注》诞生了。

当酈道元沉浸于著书立说的甘甜苦涩之中的时候，北魏的政治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浩劫，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继宣武帝之后，执政的灵太后不得不起用一些旧日大臣，去挽救垂死的北魏政权。酈道元因此而被任命为代理河南尹。不久，改为正任，成为主管洛阳及其周围各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此后，酈道元又先后改任黄门侍郎、御史中尉等职。

御史中尉对于一向耿介而执法不避权贵的酈道元来说，是很

恰当的职务，然而也由此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酈道元出任御史中尉时北魏王朝已经变得十分腐朽，酈道元很想整顿一番朝纲，他决心毫不留情地打击败类，尤其是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和朝臣熏贵。

汝南王元悦平时狂妄不羁，欺男霸女，干尽了坏事。他的男妾丘念也依仗主子的权势胡作非为。因而，老百姓视元悦如虎，视丘念为狼。酈道元调查出丘念有非法干预地方官员选拔的罪名，打算逮捕他。丘念闻讯，就躲进元悦家中，不再抛头露面。酈道元见状，表面上放松了对丘念的追究，暗地里却进行秘密查访。时间一长，丘念放松了戒备，悄悄溜回家里。谁知，酈道元突然破门而入，将丘念抓了起来，当天即核实罪证，判其死刑。元悦闻讯后托人找酈道元说情，酈道元不予理睬。元悦只好赶进皇宫，请求灵太后下令赦免丘念。酈道元早就料到元悦会有这一手，抢先下手斩了丘念。等灵太后赦令到时，丘念已经身首异处了。

这下子酈道元不仅得罪了元悦，而且得罪了灵太后。不久，酈道元又得罪了几个权臣，其中包括城阳王元徽。元徽这个人表面谨慎、柔和，内心却猜忌、残忍。而且，他常常对别人的小小冒犯耿耿于怀，对酈道元更是切齿痛恨。正在此时，从长安传来了雍州刺史萧宝夤想要谋反的消息。

为了安定长安地区，朝廷决定派一名得力的大臣往长安巡视、安抚，并探明萧宝夤的虚实。心怀叵测的元徽立即提议让酈道元前去，元悦心领神会，马上附和。他们都知道，萧宝夤的谋反是势在必为的，酈道元此去，必然会被怀疑为“来者不善”而遭不测之险。倘若这样，他们就可以幸灾乐祸了。就是在这样的阴谋策划下，酈道元被任命为关右大使，奉命去巡视长安一带。酈道元虽然明知元徽、元悦的借刀杀人之计，但是仍然怀着对北魏朝廷的耿耿忠心，带着弟弟和两个儿子上路了。

酈道元刚一出发，元悦就派人到长安大肆造谣，说什么酈道

元此来目的是搜集萧宝夤谋反的证据，朝廷随后就会派出大队人马攻打长安。谣言成了萧宝夤谋反的催化剂，他派部将郭子恢预伏在阴盘驿（今陕西省临潼县冢王村），将酈道元逮捕并杀害了。孝昌三年（527）十月，一颗光辉夺目的科学巨星殒落了。^①酈道元的弟弟和两个儿子也同时惨遭毒手。

酈道元死后不久，萧宝夤公开叛乱。不过为时不久，就被朝廷镇压下去了。又过了十年，北魏王朝也在内外交攻中灭亡了，中国的北方陷入战乱之中。酈道元的一生恰逢长期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相对安定的一个阶段，这位伟人和他的光辉巨著的产生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契机的赐与。伟人远行了，他的成就却象巍峨的丰碑一样永久矗立在人间，那就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中最具权威的《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体例新颖而又兼容众多学科的地理学名著，全书约三十万字，分为四十卷，超过《水经》原文三十倍。

《水经注》记述了大量的包括河、湖、淀、陂、泽、泉、渠、池及故渎在内的水体，其中水道就有1389条，^②这一数字不仅远远地超过了《水经》原书及其他前代的地理著述，而且也是后世学者难以企及的。《水经注》所述的地理范围十分宽广，东至朝鲜的溟水（今大同江），南达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一带），西到安息（今伊朗）、西海（今咸海），北抵流沙（今蒙古大沙漠），不仅包括了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兼及与我国接壤的邻国。

《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巨著，它集北魏以前我国舆地图籍之大全，最全面、最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学术成果。一千四百年前能出现这样一部范围深广、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杰出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虽然酈道元生活在南北朝分裂的时代，但是他视野开阔，眼光远大，而且饱含爱国之情，把整个中国不分华夷地作为一个总体的对象来记述，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水经注》的学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地理学上，特别是历史地理学方面。它不仅记载了当时所见的情况，而且尽量向上追溯，以利再现水道及其流域的历史沿革与变化。《水经注》对古代的城邑、著名的建筑和水利工程的历史变迁也作了详细的记录。书中保存了我国古代城邑从勘测设计直到建筑竣工的完整的资料，尤以平城、洛阳和邺城等大都会的资料为详。书中保存了古代著名渠堰的分布状况和修造年代的详细资料，甚至连溉田亩数也有记录。

《水经注》是一部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全书记载了水名、山名、湖泊名、城邑名等各类地名二万多个，其中仅城邑与都会即有三千多个。它是南北朝时期地理专著中所收地名数量最多的书。

在自然地理方面，《水经注》也作了不少深入的记述和研究。例如，书中关于伏流现象的研究是酈道元对于自然地理学的一大贡献。在卷十一《易水》下酈道元指出，伏流的形成与地下的钟乳穴有关。酈道元的见解完全符合科学规律。正是由于受到流水的溶蚀，才使石灰岩地层产生了众多的孔隙，随着孔隙的扩大，大量的水流入了地下，于是形成了伏流。

《水经注》中所引文献多达375种，所载碑刻题铭多达302块，这些文献和碑刻如今大多数已经失传，因而其价值愈加显得宝贵。它们为历史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农学、医学、矿物学、水利学、军事学等学科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水经注》成为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必备的参考书。例如，《水经注》中保存了伊阙（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山崖上一块石铭的刻文，这段刻文记载了曹魏黄初四年一次洪水的暴发日期和水位高度，这一数据是水利学史上极有价值的记录。^⑬又如，吴壮达先生根据《水经注》中的记载获知了古代番禺最早的居民点，并成功地研究了古代广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⑭

《水经注》文字优美、脉络清晰，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形象具体地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和雄奇。它描绘的对象既有时间上的延展，又有空间上的景深，读来十分亲切真实。其中每一段较长的注文都可以说是一篇瑰丽清新的即景抒情的散文。这些散文象一颗颗五颜六色的宝石将全书串结起来，成为一条华丽的项链。

酈道元极善于描绘自然景色，他以那运用自如的神笔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幅幅绚丽的画面：时而青峰入云，佛寺隐显，松柏挺拔；时而水气散合，雾气腾蒸，白云飞起；时而清泉潺潺，崩珠溅玉，弄流激荡；时而凝潭碧翠，鱼翔浅底，静若寂寥；时而茂林丛生，百鸟群居，交相鸣和；时面江河浩荡，渺渺无际，壮人心魄；……这许多篇章读起来真令人心醉，令人神怡。其中，《三峡》、《清水》等篇早已成为学童能诵的范文了。

酈道元之所以能写出如此生动优美的文字，除了他娴熟的写作技巧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对祖国壮丽河山怀有强烈的热爱之情。他生活在美好的大自然中，将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感情融化在自然之中；反过来，自然之美也陶冶、熔铸了他的气质和性情。以这样的气质和性情，加上长时期的考察、钻研，去赞美自然，赞美祖国，就必然会孕育出绝妙的文采。酈道元的文字既象诗，又象画，《水经注》得以千古流传，与此是分不开的。

注：

①酈道元本人和他的曾祖酈绍、祖父酈嵩、父亲酈范等的情况在《魏书》卷八十九、《北史》卷二十七中均有简略记载，以下凡直接出自此二卷中的内容不再一一注释。酈道元的六世祖的情况不详，仅在《水经注》卷十二《巨马河》下有“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爱宅其阴”一语透出一点消息。按，酈道元生于466年（或472年，详注⑤），若一辈以二十年计，则其六世祖应在前燕或前秦时守乐浪（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三、卷四，前燕与前秦均置有乐浪郡）。又，酈

道元曾祖郦绍曾任后燕濮阳太守，北魏道武帝进兵河北时郦绍以郡降魏，此事应在397年，而前秦据有乐浪的时间应在370年灭前燕之后，二事相距仅27年。六世祖与郦绍相隔两辈，约40年。对比这两个时间推测，六世祖不应仕于年代较近的前秦，而应仕于年代较远的前燕。

②《北史》卷二十七作范阳涿鹿，近人有不少文章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杨守敬早已在《水经注》卷十二《巨马河》下简捷地指出：“考《地形志》（指《魏书》），范阳郡有涿县，无涿鹿县，《传》（指《北史》卷二十七《郦范传》）衍‘鹿’字。”

③杨守敬在《水经注》卷十二《巨马河》下指出：“《方輿纪要》楼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又南三里为酈亭。今有酈村、酈亭庄，皆在新城县西北四十里。”而段熙仲点校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则在此出校记曰：“按：《名胜志》涿州下云：‘去楼桑村三里为酈道元故居也’。”

④在《水经注》卷十二《巨马水》下有一段饱含酈道元对故乡热爱之情的描写：“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贍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上文中关于刘备、荆轲的文字均出现在这段描写之下。

⑤据赵贞信考证，酈道元的生年或为466年，或为472年（详见《酈道元之生卒年考》，刊于《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

⑥据赵贞信文，酈范去世年份在太和十一年（487）之后，太和十六年（492）之前。

⑦酈道元在《水经注》卷十四《溟水》下注曰：“昔燕人卫满，自溟水西至朝鲜。朝鲜，故箕子国也。……战国时满乃王之，都王险城，地方数千里。至其孙右渠，汉武帝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讨右渠，破渠于溟水，遂灭之。若溟水东流，无渡溟之理。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余访蕃使，言城在溟水之阴，其水西流，遂故乐浪朝鲜县，即乐浪郡治，汉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溟水西至增地县入海。又汉兴，以朝鲜为远，修辽东故塞，至溟水为界。考之今古，于事差谬，盖《经》误证也。”

⑧在《水经注》卷十三《灊水》下有“余为尚书祠部，与宜都王穆肅同拜北郊”语，此处北郊为平城北郊，由此可知酈道元在首任主客郎之后曾任祠部郎。

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五章第二节第8小节，参见《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收于《文物》1978年第7期。

⑩陈桥驿先生在《论酈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收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一文中指出：“《水经注》成于何年，历来各家说法纷纭，迄无定论。但卷内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延昌四年（515），而酈道元遭萧宝夤杀害，则在孝昌三年（527），故其成书必在公元515年以后，527年以前。”

⑪见《魏书》卷五十九《萧宝夤传》。另外，该传中杀害酈道元的萧宝夤部将写作“郭子恢”，而《北史》卷二十七《酈道元传》中写作“郭子帙”。今从《魏书》。

⑫多数学者的著述中将《水经注》中的水道数计作1252条。辛志贤在《〈水经注〉所记水数考》（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8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水经》原书所记水数为137条，酈道元注水经补充1252条，两数合计则《水经注》共有水道1389条。

⑬《水经注》卷十五《伊水》下曰：“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以下。’盖记水之涨减也。”

⑭见《〈水经注〉的‘水沉陵’问题》，刊于《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作者工作单位：书目文献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